

新疆少数民族作家优秀作品汉译本



羊皮鼓译丛（第二辑）



城市没有牛

哈丽旦·伊斯热依力 著
苏永成 译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CHENG
SHI
MEIYOU
NIU



新疆少数民族作家优秀作品汉译本



羊皮鼓译丛（第二辑）

城市没有牛

哈丽旦·伊斯热依力 著
苏永成 译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城市没有牛 / 哈丽旦·伊斯热依力著; 苏永成译.

—乌鲁木齐: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2006.3

ISBN 7-5371-5463-5

I. 城... II. ①哈...②苏... III. ①中篇小说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②短篇小说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中国少数民族语言)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26523 号

·羊皮鼓译丛·(第二辑)

城市没有牛

哈丽旦·伊斯热依力 著 苏永成 译

出版策划 武 红
责任编辑 刘改霞 多艳萍
装帧设计 谷 雨 王 瑄
制 作 一心设计工作室
出版发行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社 址 乌鲁木齐市胜利路 100 号
邮政编码 830001
电 话 0991-2864403(发行部)
网 址 <http://www.qingshao.net>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甘肃新华印刷厂
开 本 1/32
版 次 2006 年 6 月第 1 版
印 张 7.375
印 次 200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371-5463-5
定 价 22.80 元

如有印装问题,请直接同承印厂联系

作者简介：

哈丽旦·伊斯热依力，维吾尔族。
1952年出生于喀什噶尔，童年在南疆度过。
1972年考入中央民族学院语文系，毕业后在新疆日报社从事编辑工作。1978年开始文学创作，发表了大量中、短篇小说和散文作品。中篇小说《多彩的云》获全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新人新作奖”；中短篇小说集，《静谧的城市》获得维吾尔文学“花坛奖”、“新世纪优秀文学作品奖”。

● 城市没有牛

哈丽旦·伊斯热依力 著
苏永成 译

● 黑马归去

叶尔克西·胡尔曼别克 著

● 潺潺流淌的额尔齐斯河

夏木斯·胡玛尔 著
哈依夏·塔巴热克 译



请沿虚线剪下，您就可得到一张精美的书签！



羊皮鼓译丛（第二辑）

城市没有牛



哈丽旦·伊斯热依力，维吾尔族。在新疆日报社从事编辑工作。中篇小说《多彩的云》获全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新人新作奖”；中短篇小说集《静谧的城市》获得维吾尔文学“花坛奖”、“新世纪优秀文学作品奖”。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出版策划：武 红
责任编辑：刘改霞 多艳萍
封面设计：谷 雨 王 瑄

序

刘 宾

◎著名文艺评论家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文联党组书记

五年前,新疆青少年出版社和新疆作家协会开始合作编辑、出版《羊皮鼓译丛》。这是一项长期的计划,旨在用汉文译介新疆当代少数民族作家们使用母语创作的优秀文学作品。2001年6月,第一辑同读者见面了,由四位作家的自选集组成,它们是:维吾尔族著名小说家祖尔东·沙比尔的《古丽莎拉,再见》、买买提明·吾守尔的《有棱的玻璃杯》、哈萨克族著名小说家朱玛拜·比拉勒的《蓝雪》、诗人乌曼尔阿孜·艾坦的《天狼》。这些作品出版以后,立即受到各方面的赞赏。现在,第二辑又出版了,由三位中青年作家的自选集或推荐作品组成,即:哈萨克族作家夏木斯·胡玛尔的长篇小说《潺潺流淌的额尔齐斯河》、女作家叶尔克西·胡尔曼别克的《黑马归去》、维吾尔族女作家哈丽旦·伊斯热依力的《城市没有牛》。可以预料,《译丛》第二辑的出版,同样会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

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尤其是如大部分新疆少数民族作家这样使用母语创作的文学作品,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这不仅是因为少数民族作家们以其作品题材、表现手法、叙事风格和特色的多样性丰富着我国当代文学,而且,还因为他们的许多作品深刻体现了“民族性”同“当代性”的结合,

序

告诉人们兄弟民族观察时代、人生、社会和自然的视角和体会,表明他们的传统和文化的特点,展示整个民族是如何以自己特有的“民族形式”步入现代化进程的,突出他们经历了复杂、多样的变革、矛盾和冲突,以及多种情感后,在历史自觉中乐观向前的心路历程。在当代中国五十六个民族都在经历巨大的社会、文化和心理转型,向现代化奋勇迈进的历史转折时期,这些作品尤其具有独特的认识和鉴赏价值。这对于进一步加强各民族间的交流和相互理解,在维护民族文化的多样性的同时又加强思想、观念、行为方式的跨文化传通,对于维护国家统一意志、增进民族团结与和睦、实现民族共同繁荣和进步,从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都具有重要作用。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具有的这种重要地位和重要意义,映衬出民族文学翻译工作的重要性,推动着文学翻译事业的发展。

半个世纪以来,新疆成长起一支初具规模的优秀的民族文学翻译工作者队伍,向国内读者译介了一大批各民族优秀的民间、古代、近现代和当代文学作品,其中有些作品还经由汉文译本转译为外文,广泛介绍给世界。这对于增进国内外对新疆各民族及其文化的了解和认识,增进对各民族繁荣进步的历史进程的认

序

识,进而增进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民族政策成功实践的认识,都发挥了不可低估的重要作用。然而,正如人们多次指出过的那样,近二十年来,新疆的民族语文翻译工作者(尤其是民族文学翻译工作者)队伍出现了接续不足的情况,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而且是复杂的。不过,就在编辑和即将出版这套丛书的时候,我们获悉了令人欣喜的消息:政府有关部门已经开始调研,准备认真解决这一问题。我们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们所说的上述情况将有明显的改观。也正是由此期望出发,我们对克服多种困难,多年来坚持《羊皮鼓译丛》长期出版计划的新疆青少年出版社,怀有挚诚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我们真诚地祝愿这套丛书越编越好,成为国内图书市场上独具特色的品牌,成为当代少数民族作家的“经典文库”,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评论家和学者们不可或缺文本依据。同时,我们也真诚地期望在这套《羊皮鼓译丛》出版计划的周围能团结起一大批有志于从事民族文学翻译工作的专业和业余的作家、翻译家,齐心协力,持之以恒,共同推进我国民族文学翻译事业的繁荣与进步。

新疆少数民族作家优秀作品汉译本

羊皮鼓译丛(第二辑)

哈丽旦·伊斯热依力小说选

城市没有牛

目 录

城市没有牛·····	1
轨道·····	16
呵,生活·····	47
那些眼睛·····	63
沙漠之梦·····	93
石头城·····	143
彩色旋风·····	172
城市静悄悄·····	204

城市没有牛



1

我是什么时候回到故乡的小河边的呢？瞧那些儿时的小伙伴们正赤裸着身体在洗澡哩！他们有的在争先恐后地扎猛子；有的甩胳膊蹬腿地溅着水花游泳；还有些胆小的，正站在浅滩缩着双肩撩水往身上淋……

这些伙伴们玩得真开心哪！我不妨悄然走过去，说不定他们见到我会大吃一惊哩……

不知道为什么，这水并不像我小时候那样冰凉、清澈，而是如同餐馆里的泔水一样浑浊、油腻，在人身上留下淡黄色的污渍。我试图寻找清澈的水面，便向河中心——伙伴们身边游去。我的手脚就像被结结实实地捆绑着一般沉重，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气喘吁吁地游到河中心。然而，河水依然是脏兮兮油乎乎的，伙伴们却不见了踪影。这么宽的河面，怎么就剩下我孤零零的一个人呢？浑浊油污的河水汹涌澎湃，滚滚不息地向前流动。突然，一个浪头向我打来，使我惊慌失措，拼命挣扎。不料，恰在此时传来妻子的喊

声：“图尔逊，喂，图尔逊！快起床，上班要迟到了！”

我一听，妻子正在厨房打开自来水管哗啦哗啦地放水洗碗。

原来如此啊！是厨房里哗哗的流水声把我带到了故乡的小河边。还甭说，人的梦境一般多与现实中的某些现象有关系。我一看手表，将近下午两点。我慌忙用湿毛巾擦了一把脸，喝了一口凉茶水，就急急忙忙地向外走。我们这座住宅楼每一层有三户人家，右边是首长住房，中间是领导住房，而左边则是像我这样的一般干部住的面积小一些的住房。此时此刻，我隔壁邻居的房门紧紧关着，主人是个个性很强、不论工作和个人利益都摆在第一位的人。我右边邻居家的房门则是敞开着的，主人放在门口的鞋柜上边平时总不离手的手提包和柜子旁边他的那双特大号凉鞋非常显眼。我一如往常谨慎小心、轻手轻脚、动作麻利地经过洞开的门口，急匆匆走出了敞开着两扇门的过道，但是我旋即就缩回头躲进门洞站在了门后。一头膘肥体壮的公牛晃动着闪闪发光的黑色双角飞快地冲进过道门，蹿上楼梯一闪就闯进了右边邻居敞开的家门。他家的过道铺着光洁明亮的浅蓝色的高级瓷砖。那头牛似乎站立不稳，往后蹬住身子停了下来，但那铜铃般圆瞪的双眼、泛着白沫的嘴角和喘着粗气的架势却大有横扫一切的气派。正在此时，身材魁梧的主人擦着手从旁边出来，神态自若、不慌不忙地向前走了两步便慌张地、下意识地发出一声怪叫：

“唔——哇，哞……哞……牛！”

主人和牛相隔一米左右的距离，大眼瞪小眼地相视而立、僵持不动。弯弯的牛角尖而锋利、微微颤抖，仿佛就要刺穿对面有血有肉、充满活力、魁梧健壮的躯体。主人目不转睛地盯着锋利的牛角尖。他猛然把擦手的手巾一丢，以异常麻利的动作揭下茶几上带穗子的桌布。那用丝线编织而成的桌布亮光闪闪的，十分耀眼。

嚯，是不是要有一场西班牙式的斗牛闹剧出演？一个怪异的

想法闪过我的脑海。头儿可是个了不起的人物，我们在官场上的竞争中，以及在酒宴和欢乐场上的逗趣儿说笑中都见识过他机智过人的非凡才干哩！我不由自主地激动起来。

我的邻居把桌布团在手中，顿然又两手一撑，把桌布展开挡住了牛的视线。

“把桌布移到旁边！”

我情不自禁地叫出声来，可马上又理解了他的意图。头儿用桌布遮住自己，正缓缓向后退。那头牛也毕竟不是西班牙的斗牛，愣怔须臾之后猛一转身奔出房门蹿下楼梯出了楼道，顺着一侧的院墙跑开了。那牛刚刚过了拐角，就有两个乡下人模样的生意人以及家属院的门卫和两三个无所事事凑热闹的人跑了过来。

“有一头牛经过这里吗？”门卫问。

“刚刚从我们这座楼出来顺着这边的墙根儿跑了。”我回答说。

听了我的回答，他们都向围墙那边奔了过去。一位抱着胖乎乎婴儿的女保姆也尾随而去。

没过多久，门卫和凑热闹的几个人以及女保姆都返了回来。

“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牛，你看清楚了没有啊？”身穿制服的门卫向我仔细打听起来。

“真的进了楼吗？哟，还进了头儿的家呀？但愿没有损伤什么人，……天气太热，我打了个盹儿，似乎隐隐约约看见有个庞大的什么东西从过道门钻了进来……”

这时，被人们称之为“萨吾提博蒂卡（商亭）”的开商店的人也走过来插话说：

“我从商店门儿这么一看，就见有个东西从水泥路上奔过来。我就想，这个城市哪来的牛啊，肯定是大白天见鬼了，没想到正往两边吐口水辟邪，这些人就来找牛了……”



女保姆也紧接着说：

“是一头大花牛哩，一对犄角就多大呀！好在真主保佑，没有伤人。”

“幸亏是在中午，路上没有小孩儿啊……”

我们正在各抒己见、议论纷纷，我的对门邻居神态自若、不慌不忙地拎着公文包从楼里出来。门卫急忙三步并作两步地赶到他面前开了口：

“听说那头牛……”

他的话音尚未落地，就遭到了我的邻居恶声恶气的一顿训斥：

“啊，什么牛啊驴的，嚼什么舌头？说胡话是不是？去去去，忙你自个儿的事儿！”

下午下了班回来，见大门口围了一伙人正在兴致勃勃地谈论着什么。其中有门卫、两位退休的老人、萨吾提博蒂卡以及由他一手培育出来的两三个能喝善饮者，还有我那一脸严肃认真的隔壁邻居。他们发出爽朗的笑声看着我。我本当径直回家，可是却依照自己养成的习惯走到了他们身边。

“噢，这不，是图尔逊亲眼目睹的。那头牛进了他们住的那栋楼房，径直冲进了头儿的家里哩！”门卫有意识地引诱我加入话题。

“还差一点儿把图尔逊阿洪顶翻在地哩！”萨吾提博蒂卡也在一旁补充道。

这时，在不远处抱着孩子的女保姆也凑过来开了口：

“乖乖，一头好大好大的牛啊，牛角可能就有一两米长哩！我看哪，那架势不要说是人了，就是一栋楼房也能顶翻呢！”

大伙儿都笑着等待我能说些什么，我也笑了笑，但想起头儿

中午的那副神气，什么话也没有说。

“噢，这么说来，那头牛是径直进了头儿的家里喽！真有能耐，那家伙真有眼力呀！”

“喂，别说了，真是无稽之谈。一头牛竟会离开大路闯进住宅楼，甚至闯进住所，真是不可思议哩！”

我的隔壁邻居说话时的那种不屑一顾的神气使我难以克制。

“有时就会有这种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要不是亲眼所见，我也不会相信的。”

“我也看见了哩！孩子哭闹不睡觉，我在路边来回走动，看见那头牛径直奔进那座楼里，急得我直叹气。荻拉女士心脏不好，幸亏没有让她撞上……”

“如此说来，是到这屋里转了一圈就出去了哩，一看周围锃光发亮，不敢放肆啊！”

“在门口就停下了，既不前进又不后退地愣了一会儿……”

“没有人出来啊？”

“有啊，头儿擦着手从卫生间出来，向前走了两步才看见那头牛。”

“没有失声惊叫啊？”

“他惊慌失措、语无伦次地发出‘哞、哞、牛……！’的惊叫声。”

“哈哈……吓得够呛哩……”

“放到谁身上都会害怕，搁到我们这些人身上，说不定会吓破了胆哩！”

“头儿和那头牛僵持了很长时间，但是头儿非常冷静，在那样危机的时刻也能镇定自若、不慌不忙。”

“头儿毕竟是头儿嘛！”

“是个了不起的人哪……”



“他迅即抓起桌子上的餐巾举过头顶……”

“嚯，瞧这个胆识！”

“我还以为头儿在出国考察的时候学过……肯定会有一番西班牙式的精彩的斗牛场面，还为此激动不已哩！”

“那也说不定啊！”

“我们的头儿很能干哩！”

“还爱开玩笑……”

“头儿把餐巾举过头顶向后退了几步，然后猛一转身闪进里屋关上了门。”

“哈哈……瞧他的聪明才智！”

“嘿嘿嘿……那头儿可不是白当的哩！……那牛呢？”

“那牛也一回头，跑了出去。我再一看，它跑到楼后，顺着围墙溜烟奔走了，随后你们就来了……”

我们在谈论这些的时候，刚刚走来的几个人好奇地问这问那。

“什么牛？哪儿来的牛啊？”

“乡下人贩卖、拉运的牛，汽车在这里出了故障……”

门卫和萨吾提博蒂卡开始从头讲述起来。我想起老婆要上夜班儿，晚饭要自己动手，便急匆匆地进了楼。在门口看见坐在书包上等着我回家的儿子不由得想到假如那头牛在我的孩子如同此刻坐在门口的时候来……一种异样的感觉袭上心头，顿时心疼起孩子来。晚上给他做了他爱吃的饭、躺在他身边看电视的时候，这一天当中所发生的事情被我忘了个一千二净。

一天晚上，我老婆说荻拉大姐有事找她过去一下，她出去不一会儿就绷着脸回来了。我在电视机旁边等着她向我说些什么，可她瞅也不瞅我一眼就钻到房里闷声不响地洗起衣服来。我只好上前问她发生了什么事情，不料她把手上的盆儿一丢，没好

气地数落起我来。

“你什么时候才能长大成人哪，干吗管不住自己的嘴，在别人背后说长道短？何况你说的还不是别人，是杜来提大哥呀！”

“我？……在杜来提大哥背后？……说什么来着？”

“什么来着？真主啊……反正是无稽之谈。说什么大白天儿，有一头牛闯进了我们这栋楼，噢，还说冲进杜来提大哥的家追他……获拉大姐很生气，说你这个人是个稀里糊涂、不知轻重的人，她很不高兴。你也真是……”

“等一等，等一等，她说这些话的时候杜来提大哥在不在场？他怎么说？”

“他会怎么说？他说图尔逊可不能胡说八道、睁着眼睛说瞎话！”

我瞠目结舌，惊愕地拍了一下脑门儿。妻子瞅着我愣了一会儿，柔声地说：

“我给他们解释：我了解图尔逊，他不是一个无中生有、凭空说瞎话的人，肯定是有人在耍花招。你想一想看，会不会是有人陷害你呀？”

我把那一天发生的事儿一五一十向妻子讲述了一遍，她想了想说：

“不是也有别人看见吗？！既然如此，你也没有必要老老实实、忍气吞声。你把证人都叫上，到获拉大姐面前讲个清楚。”

“瞧你说的，真是妇人之见。杜来提大哥他本人都说我是胡说八道，谁又会站出来作证呢？！”

我俩左思右想地沉思了好一阵儿，最后还是妻子开了口。

“这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假如那头牛冲进我们家是你使出了那些手段，杜来提大哥就会长年累月地当做笑话讲述给别人，取笑你个没完……也罢，你既不要道歉，也不要解释，不声不

